

肇慶麒麟作品選

李 玮 谢远谋 主 编

1979—1989

張富文

李 玮

林 上

李 忠

羅英杰

李 河

肇庆戏剧作品选

(1979—1989)

李 玮 谢远谋 主编

肇庆市艺术研究室

可喜的十年

陈仕元

肇庆市编辑出版《1979—1989肇庆戏剧作品选》，嘱我为书写序。一看目录，这十年中，肇庆剧作家们创作的大型剧本，在省以上获奖、发表、演出的有16个；在肇庆市和其它市、县演出的有13个，我几乎不由自主地叫了出来：可喜的十年！这不是客气话，因为这不是29篇小文，而是29部可登省、市大雅之堂的大型剧本呵！这次，把这十年来未经发表的9个创作剧本结集出书，继续供专业、业余剧团选演，与兄弟单位交流，向上级汇报，传之后世，可谓意义重大。在戏剧不很景气，剧作演出、发表甚难的时候，肇庆市的有关领导和戏剧事业的有心人、知心人致力出这本书，实在是个鼓舞人心的壮举！

一个市，十年内能写出这么多这么好的剧本，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第一个难能可贵是：戏剧观众少，创作剧本多；剧作虽然演出、发表难，剧作家的写作热情却非常高。也许有些人觉得这不好理解，既然戏剧演出如此萧条，为什么戏剧创作还这么活跃？其实道理很简单，当剧作家们认识到戏剧遭遇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不适应时代，关键（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剧本时，他们怎能不积极创作？他们都想通过自己的笔耕，为戏剧的转机出力。尽管他们写得很吃力，有时候甚至不知怎么写才能“适应”，但比起那些知难而退、或者望难兴叹者们，他们强多了。第二个难能可贵的是：戏剧的不景气已持续多年，当今商品经济比较活跃，在“人往高处走”的浪潮冲击下，仍然坚持执笔

写戏，并能创出新的成绩，确实很不容易。在肇庆的剧作家们当中，明知不易而勉力为之的大有人在。如李沙同志，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扶掖后进，在职时如此，离休后仍如此；又如刘锡荣同志，视力极差，也不停笔，精工写出优秀之作；还有杨忠、苏汝智、李玮、谢远谋、赵布炎、罗英杰、林炳坤、李三元、万德钧、林上照、张富文、周国涛、黄东贵、梁志强等同志，也在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创作，写出了不少好戏。他们的不懈努力，令人感动之余，油生敬意。

我觉得，越是在困难的时刻，我们越应当自己看得起自己。文艺工作者很少被人称作“好汉”，但在今天能坚守阵地，不为名，不图利，写好戏，演好戏，为戏剧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而默默奋斗的戏剧工作者，我看就是好汉，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好汉！

肇庆这十年来的戏剧创作有什么特点？这个问题最好也只能由肇庆市戏剧界的领导和理论家们来回答。作为肇庆市戏剧界、剧作家们的朋友，看过戏，尤其是读过这批剧本，想到这一个个戏的一个个作者，我很自然便联想起了肇庆的名胜，认为这可以作为肇庆剧作的特点，并代表着肇庆剧作家们的创作个性。

举世知名的七星岩风景区，是肇庆人的骄傲。七星岩给我的最深印象，是百景争妍，奇峰竞秀。突出的地方特色，使人一看到那个洞、那座岩、那道堤，就知道是肇庆的七星岩，而绝不会误认作广西的桂林、湖南的张家界。这些，完全可以一比这十年来肇庆的剧作。如果说一个个上市上省的好戏象征着繁花盛朵，那么，一批富有肇庆特色的地方题材剧作，应该就是得天独厚的奇山异峰。如《望夫石》、《宝砚奇情》、《五彩石观音》等，一听便知是地道的肇庆“名牌产品”。在剧作家们的生花妙笔之下，肇庆的历史和民间传说变成了感人的戏剧，一代代流传下去，必将成为肇庆的文艺“名胜”，这也应该是肇庆人的骄傲。

肇庆还有一种特产，叫“裹蒸粽”。不论是省内外的旅游观

光者，还是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凡一到肇庆，都喜欢买上几只吃，或者带回去。为什么人们那么喜欢这粽子？我看主要是因为它美味可口。而肇庆人祖祖辈辈乐于“包粽”，并非为摆设，也并非作贡品，更并非只给自己享用，而是为广大群众服务。这点，也可以一比肇庆近十年来的剧作。我这么说，不是说这些剧作都非常“美味可口”，大受观众欢迎，而是觉得这些剧作在为观众着想方面，较之七十年代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剧作家们已不再一切只为调演、会演而作，即使要创作参加调演、会演的剧目，也首先考虑观众爱不爱看了。就是说，和“包粽”一样，他们要努力使服务对象感到“美味可口”。在这方面，这批剧作虽然还参差不齐，有好的、比较好的，也有不那么理想的，但剧作家们都花最多的时间、用最大的精力下了功夫，而且以此为奋斗目标。因此，尽管情况比较复杂，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使剧作的效应不一样，但始终未失努力做到好看有益、争取观众欢迎的一致性。

十年来，肇庆的剧作家们创作了为数众多的戏剧作品，尽管这些作品出自年龄、经历、素养不同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去反映生活，却有着共同的轨迹可寻。最明显的是都艺术地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心理和人的心理，即使是历史剧，也与当代人的思想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没有这种关联，再完整的作品也是没有生命力的。肇庆的剧作家们很明白这点，他们很理解观众看戏首先是为欣赏艺术而来，艺术上不吸引人，不仅高台教化的效果大减，甚至会把观众从剧场赶跑。优秀的剧作，不仅思想性要高，艺术性也要高，两者还要自然地化入人物与情节之中。这化入不是水与油的混合，而应当是铸炼合金一样的熔合。因此，千方百计力图多给观众一点艺术享受，并赖以共鸣观众，正是他们这批剧作的精髓所在。

我们国家的戏剧事业正处于一个伟大的转折时期，戏剧界的许多有志之士、有识之士正在为戏剧适应时代而进行着非常艰苦

但很有意义的奋斗。就戏剧创作而言，剧作家们为更新戏剧观念进行了许多新的试验和探索，酿出了许多新的产品。尽管这一切有成有败，有不够成熟的或者未能为今天的观众所接受的东西，但近几年的实践已证明：什么地方创作思想比较活跃，作者勤奋，什么地方就容易涌现新人新作新流派。我深深感到，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预兆，它昭示着我们的戏剧艺术一定会走出低谷，逐步获得时代和观众的欢迎、更欢迎，未来必是美好的。

祝肇庆市的戏剧创作不断提高、繁荣、发展，未来出现更多的优秀之作、惊世之作！

目 录

街谈巷议	李 沙	1
双星喋血	李玮（执笔） 王史创	30
汉宫春秋	赵布炎	92
水府情鸳	刘南之	135
昨天·今天·明天	李 玮 谢远谋	162
沙三少	苏汝智	233
凤冠梦	黄东贵	277
三换新郎	万德钧	325
七彩人生	梁志强	375

(六场喜剧)

街 谈 巷 议

李 沙

人物：（以出场先后为序）

张二婶——家庭妇女。

江若帆——医生。

梁凤珍——中学毕业生。

江永红——江若帆之女，王水生的工友。

王业勤——个体小商店会计，张二婶之夫。

何月仙——家庭妇女，侨属，梁凤珍的养母。

欧家祥——诈骗犯，何月仙的房客。

王水生——工厂技工，张二婶之子，梁凤珍的同学。

关蕙兰——护士长，江永红之母。

群众数人。

—

〔炎夏某下午。〕

〔桂花巷一角，可见张二婶，何月仙和江若帆的住宅。公用自来水龙头设在何家门前。全剧就此一景。〕

〔江若帆在江家窗内看书。张二婶躺在马扎上，手摇大葵扇，负责收水费。数群众在水龙头前排队装自来水。〕

张二婶 （看手表）好，收档。

〔梁凤珍从何家挑水桶出。

梁凤珍 张二婶，让我装桶水好吗？

张二婶 怎么不到三更半夜才来？哼！

梁凤珍 对不起，我帮水生哥赶译一些英文资料，所以……

张二婶 怎么，我的儿子叫你帮他翻译资料？

梁凤珍 是。

张二婶 你帮他是你的事，但我已经到点收工了，明天再来吧。

梁凤珍 张二婶，我们的水缸倒吊也没滴水了，请你通融一下吧。

张二婶 公事公办，没得通融，要装水就明天依时来。

〔梁凤珍无奈，回家去了。

〔江永红上。

张二婶 （笑脸相迎）永红，回来了，你家储够水吗？不够就来装，我给你开水咙头。

江永红 不清楚，让我去看看。（进屋复出）还有大半缸，够用了。

张二婶 你家讲究卫生，用水多，挑满缸吧，我等你。

江永红 不了，我还要给水生哥借资料去。

张二婶 永红，你一回来又马不停蹄，为水生奔走，我们水生不知怎来感谢你好。

江永红 我和水生哥是工友，而且是同一攻关小组的，这是我分所当为呗。（下）

张二婶 这姑娘真好！

〔巷内寂静，但闻蝉鸣和张二婶摇扇声，更显夏日悠长闷热。

张二婶 哎！真热！

〔王业勤提菜上。

王业勤 水生妈，心静自然凉嘛。

张二婶 凉凉凉，买几条菜，一去半天，不用审，又蹲街边，拆

棋局，着了迷了。

王业勤 买菜讲价，也要花时间嘛。

张二婶 还不快去摘菜煮饭，现在还早吗？

王业勤 想快就一起来摘。

张二婶 我不摘！

王业勤 好，你不摘我摘。

〔梁凤珍挑一担火柴盒从何家出。

张二婶 （把她瞥了一眼）哼！

王业勤 你哼什么？

张二婶 我哼什么不好，看不顺眼就哼呗。哼！（进屋，下）

王业勤 唉！水生妈，你真是！（追下）

〔何月仙上。

何月仙 凤珍，把火柴盒交了就别再领料回来加工，顺路去报名参加裁剪学习班吧。

梁凤珍 妈，裁剪班要参加，火柴盒要糊，我会兼顾好的。

何月仙 算了，还是学习要紧，不要分心了。

梁凤珍 妈，自从文化大革命，爸爸音讯全无，我们多年断绝了外汇。妈又一直身体不好，不能找固定的职业。我中学毕业了，现在还没找到工作。要是只靠妈你时不时从街坊绣花厂，领料回来加加，收入不多，维持一家生活，实在困难。虽然从这个月开始，可以多得一些房租帮补家用，日子也不见得过得宽裕。而且参加裁剪班，要交不少学费。你还是让我……

何月仙 凤珍，你操心什么，日子怎过好，妈自会打点的。

梁凤珍 妈，这是明摆着的，我不糊火柴盒，你就一定多领绣花料子回来，捱更抵夜的加工。怎么说也好，这个家的重担子，我不能让妈你一个人来挑。

何月仙 傻孩子，妈的身体好多了，你放心。

梁凤珍 妈，学裁剪，应该由我自己解决学费，我们自己解决得

了就学，解决不了就不学了。

何月仙 凤珍，我辛苦一点是一时的，我不让你抓紧时机学习，就得累了你。时代不同了，没有一艺傍身，就很输亏。你还是听妈的话，让妈心安理得吧。

梁凤珍 ……（勉强点头）

何月仙 你觉得姓欧的那住客怎么样？

梁凤珍 看来他还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而且相当慷慨。

何月仙 问题是通什么情，达什么理，慷什么慨。我看这人不大正派，想请他搬出，房子另再招租。

梁凤珍 妈，他答应了给我介绍一份好工作，要是请他搬出，那就……

何月仙 孩子，好人的情不妨领，他的情不好领，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号人还是少和他交往好。

梁凤珍 妈，那我的工作……

何月仙 你别心急，迟早会解决的。我先去找熟人再打听一下你爸爸的消息，就让我顺路把这送交火柴厂去吧。你留在家，把英文资料赶译好，水生不急不求你，要依时交给他。凡是人家托你办的事，要有口齿，一定要办好。我去了。（下）

梁凤珍 妈！还是我挑去吧。（追下）

〔张二婶上。〕

张二婶 （鄙视地）呸！看见她就作呕！

〔王业勤边摘菜边上。〕

王业勤 嘻嘻，你呀，好象大花脸似的，只知开大喉，唱高腔。水生妈，你就算不惯嗲声嗲气的唱子喉，但有时也该抒清些，校低几厘线，唱唱平喉慢板嘛。

张二婶 哦，你还嫌我不够抒情吗？你等着看吧，要是何家的人有朝一日犯着我，我就有好戏唱，到时你就不要嫌我太过抒情好了。

王业勤 水生妈，你又来了，对未来亲家，不要这样嘛。

张二婶 亲家？谁是她的亲家！

王业勤 哎！我们水生不是喜欢何家的女儿吗？

张二婶 他喜欢是他的事，我可不喜欢！

王业勤 嘻嘻，有意思，

张二婶 你笑，笑什么？

王业勤 我知道你喜欢谁。

张二婶 哼！你知道？你就知道下象棋，将将将！

王业勤 哟！这你就说得太过分了。老夫老妻了，你的心事我怎么不知！你喜欢江家的永红，是吗？我没说错吧？

张二婶 你知道就好了。

王业勤 唉！人家的爸爸是名牌医生，人家的妈妈又是护士长，而我不过是个个体小商店的会计，水生也不过是化工厂的技工，加上你，我们王家的后勤部长，都是一些细眉细眼的鱼虾蟹，自问高攀不上哩。

张二婶 哎，永红可不也是和水生一样是个技工，而且又和水生是同厂同车间的，还应该说是门登户对嘛，何况永红又对我们水生有意思，也可算她是情投，我们是意合哩。

王业勤 嗨，你意合，但水生不意合呢。

张二婶 喝！你这个爸爸就得想法子拉拉线，把他俩撮合起来嘛。

王业勤 水生妈，现在是仔大仔世界，你管得这么多？还是让后生仔自己作主吧。（欲下）

张二婶 你你，你回来！

王业勤 哦，用不着我去煮饭炒菜吗？哈哈，好好好，那你去吧，嘞！（递青菜）…… 哟！怎么又不接呀？……哈哈……（下）

张二婶 喝！越来越没正经，你呀，越老越没正经！（追下）
〔暗转。〕

二

〔傍晚。天气闷热。〕

〔欧家祥手提四个喇叭的收录机，哼着小曲上。〕

欧家祥 （拍何家的门）没人（掏口袋）他妈的！又没带钥匙！
（稍候片刻，不耐烦，不禁跳起迪斯科舞。稍顷，停舞点烟，躺马扎上吞云吐雾）

〔张二婶上。〕

张二婶 （瓮声瓮气地）起来！起来！

欧家祥 （离座）O sorry sorry! （递烟）

张二婶 （不理睬，躺马扎上）……

欧家祥 抽烟。

张二婶 我自己有！（掏出生切烟丝）

欧家祥 客气什么，万宝路，美国的，来一支吧。

张二婶 不！（欲点生切烟卷，但没带火柴）

欧家祥 我有。（打着气体打火机，递过去）

张二婶 （吹灭打火机）你想烧着我的鼻子，我的眼眉毛呀！
哼！（进屋，下）

欧家祥 （轻浮地吹口哨）嚯！——

〔梁凤珍上。〕

欧家祥 （趋前，献殷勤）梁凤珍，回来了，好极了，我忘了带钥匙，开不了门呢。

梁凤珍 欧同志，累你久等了，对不起。

欧家祥 哎，不客气。还叫什么同志，叫名好了，欧家祥，家祥，阿祥，祥仔，随便你叫。朝见口晚见鼻，还客气什么？对了，我以后也该改改口，就叫你阿珍好吗？

梁凤珍 嗯！

欧家祥 （示收录机）阿珍，这收录机，请你帮帮眼看看，好不好？

梁凤珍 我，我不会看。

欧家祥 日立牌子，四个喇叭，听来音质不错，刚刚买的，一千有找。还买了几盒原音带，都是舞曲的。你会跳迪斯科吗？

梁凤珍 不会。

欧家祥 交谊舞呢？

梁凤珍 也不大会。

欧家祥 不大会就是还会，只不过不够熟练。不要紧，多练练就行了。我们这就进去试试机，跳跳好吗？以后出来工作，少不免要交际，学好了跳舞，也方便些嘛。

梁凤珍 欧同志，真对不起，我还要赶译一些英文资料。

欧家祥 跳一会儿嘛，就一会儿，嗯？（与梁凤珍进屋，下。接着何家里轰然响起舞曲。）

〔王业勤从家里出。张二婶随后出。〕

王业勤 哎！谁开的收录机？吵得要命！

张二婶 哼！除了那一家，还有那一户！

江若帆 （探头窗外）唉！吵得连书也看不下去！

王业勤 （掏出象棋）江医生，干脆，出来将盘哩。

江若帆 不不，我可不是你的对手，不是你的对手嘛。（把窗关上，继续看书）

张二婶 哼！又买了一副新棋，拿来！（夺了象棋）

王业勤 哎哎，水生妈，你已经没收了我十多副棋，这一副大概也该还我嘛。

张二婶 没人情可讲，同样扣留。

江若帆 （推开窗门）唉！关着窗门，又热得难受，开了，又吵得烦死人，真没他的办法！

张二婶 我就不信没他的办法！（冲着何家，大声吆喝）喂！谁开收录机的谁就听着，不是你才有收录机，小声一点好不好？要比大声，我脸盆铁桶也有好几个，一齐敲响，不会输给你的！

〔梁凤珍出现何家窗内，外望，退下。音乐声顿时小了。

张二婶 （洋洋得意地）喝！这号人呀，就是欺善怕恶，你不恶，她就欺负你哩。江医生，你可以安安静静的看书了。唉！真热！

王业勤 嘻嘻，肥人都是怕热。

张二婶 热，谁不怕。

王业勤 好象我们这些钢条，就没你们这么怕。

〔何家窗内，出现欧家祥和梁凤珍的舞影。

张二婶 呸！看脏我的眼睛！

王业勤 你看不顺眼就不要看，但你又偏要看，这可不是自作自受？

张二婶 你以为我想看？我才不想看哩。但她又偏偏刺你的眼睛。哼，贱货！

王业勤 喂喂，出在你口，入在人耳，邻居关系搞得不好，相信你也不想嘛。

张二婶 若要人不说，除非已莫为。真是什么鸡生什么蛋。野鸡婆！

〔王水生上。

王水生 妈，你少说几句好不好？

张二婶 （埋怨地）水生你！……你不帮我还怪我多咀，那狐狸精把你迷懵了。

王水生 妈，你说到那里去了，你真是！

王业勤 哎！你两母子呀，算了算了。

张二婶 你去烧你的饭，我的事用不着你来管！

王业勤 水生妈！

张二婶 还不去？

王业勤 唉！（无奈，下）

王水生 妈，何家还是规规矩矩的人，你别再门缝里看人，把人

看扁了。

张二婶 （指着何家）规矩？好，过去她妈在野鸡寨的丑事，先不提它，就说眼前，她那么被一个男人抱着乱跳，这叫做规矩！你说，这是什么规矩？是什么规矩？

王水生 妈！

张二婶 你说，你说！

〔音乐嘎然停止。欧家祥出现窗内，怒视张二婶，被梁凤珍拉下。

王业勤 （内喊）哎呀，饭烧焦了！

张二婶 嗨！真是越老越糊涂！（匆匆进屋，下）

〔王业勤掩咀暗笑上。

江若帆 老王，老婆把你骂得狗血淋头，你还笑？

王业勤 嘻嘻，我这是哄她的。我不哄她进去，她的话还要啰嗦得没个完呢。

〔张二婶出现在家门口。

张二婶 （冷冷地）哄得好，哄得好呀，进去，进去！

〔王业勤闪闪缩缩的进屋。张二婶随下。

江若帆 水生，那何家的住客叫欧什么？

王水生 欧家祥。

江若帆 到底是何方神圣？

王水生 这可要问他自己才知道。

江若帆 他干什么的？

王水生 不清楚。总之他白天是只蝙蝠，晚上是个夜游神。

江若帆 嗯！看来人是不正派的人，很可能还是个不见得光的家伙哩。他这样缠着梁凤珍，看来是别有用心的。梁凤珍是你的老同学，希望你从旁帮帮她，有机会就提醒她和她妈。

王水生 哼！好个姓欧的！他敢耍流氓，我就敢打碎他的脑袋！
（冲往何家门口）

江若帆 水生，你贸然闯上门去，惹事生非，有理变成无理，知道吗？

王水生 ……

〔江永红捧着书上。

江永红 （兴奋地递书）水生哥，有关处理环境污染的书到底借到了，给！

王水生 （心不在焉地接了）嗯！

江永红 其中有专门论述废气废水问题的处理，讲的情况和我们厂的差不多，值得参考。

王水生 哦……

江永红 水生哥，你怎么了？

王水生 没，没什么。

江永红 哼！你不说我也知道，还不是为了她！

王水生 她……她是我的老同学，我不能不为她着想。

江永红 （指何家）看！最怕烂泥扶不上壁哩。

王水生 你你！……

江若帆 永红！

王水生 怎么连你也这么说？真想不到，哼！

〔张二婶匆匆出。

张二婶 （叱责她）水生！你干吗这么晦气？人家是好心好意劝你嘛……永红，他是牛一只，用不着为他生气，啊？

王水生 永红，你听我说，凤珍可不是这号人，不是这号人！
（去敲何家门）

江若帆 水生！

王水生 江医生，你放心，我不会鲁里鲁莽的。

〔江永红愤然夺回他手里的书，奔下。

张二婶 永红！永红！（追下）

〔梁凤珍出现在门口。

梁凤珍 水生，那些资料，等会我才能赶译好给你，对不起。